

中國人文薈萃

地覆天翻記

王希堅 著

新華書店發行

地覆天翻記

王希堅 著

堅 希 王 者 著 記 翻 天 覆 地

店 吉 華 新 者 版 出 版 出 月 八 年 九 四 九 一

號 一 路 鄉 新 路 北 川 四 海 上 者 輯 編

所 刷 印 興 洪 者 刷 印 社 長 藝 學 文 化 人 民 中
弄 六 〇 四 路 關 海 山 海 上

權 · 版 · 有

0069 1—10,000(滙) ·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載專集，

五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錄

第一回	小放牛初進萬緣堂	老毛頭敘述大門口	一
第二回	萬緣堂同志訪賢	村公所臭于耍鬼	九
第三回	假增資愚弄同志	真毒辣詐跑工人	六
第四回	臭于分糧露馬脚	大鈕黃夜走河西	元
第五回	弟兄受騙險遭毒手	夥計會面結拜同盟	元
第六回	轉目標二爺用計	圖報復臭于放風	零
第七回	破鞋出醜拋頭露面	宗派私鬥弄假成真	五
第八回	劉同志深入羣衆	洋鬼子奉命還家	叁
第九回	逞陰謀壞人結團體	爭領導羣衆出人才	四

第十回	封建勢力殺害李福祥	積極分子參加共產黨	三
第十一回	開會檢討弄清真理	花錢收買枉費心機	九
第十二回	高潮掀起四相回心	情理分明大媽轉變	九
第十三回	苦肉計把頭弄玄虛	慶祝會聯防全發動	一〇
第十四回	分果實村幹起糾紛	洋鬼子打入合作社	一七
第十五回	小放牛巧詐二混子	吳二爺組織暗殺團	二六
第十六回	訴衷情老人送孫	吐苦水羣衆參軍	二五
第十七回	村幹部麻痺吃虧	暗殺團趁機行兇	一四
第十八回	特務狠心害同夥	羣衆盟誓報冤仇	一五
第十九回	報奮勇衆民兵喊話	現原形洋鬼子逃亡	一六
第二十回	暗殺團再擾蓮花汪	衆民兵英勇反『掃蕩』	一七
第二十一回	失足人坦白反省	怙惡者衆叛親離	一八
第二十二回	反『蠶食』英雄擒惡霸	眞晴天大會祭烈士	一七

第一回

小放牛初進萬緣堂 老毛頭敘述大門口

詩曰：

開天闢地人初生，不分富來不分窮；

自從出了剝削鬼，世道崎嶇路不平；

佃戶窮人受壓迫，地主惡霸氣傲兇；

寒冰烈火難長久，地覆天翻起鬥爭。

在下說這本書，要從一個小小的頑童說起，此人姓李，名小牛，因他從五歲起，就整天在山上放牛，所以大家都叫他『小放牛』。今年已交十四歲，因為營養不良，身材却甚是矮小。他爹看家裏日子拮据，想把他送到萬緣堂扎活，又怕小牛不去。這天，小牛正在山上和他的老搭當搗蛋鬼小二混子用磚瓦石片開了半天野仗，弄的渾身泥土，跑回家來。他爹罵了他幾句，順便就說：『你也這麼大了，整天光胡竄亂撞也不像回事，不如給你找個地方去放兩年牛，家裏還寬快

寬快。』小牛一聽，心想反正在家也是終天閑不着，就不吃了糖嚙菜，又看見大哥在外面扎活，偶而回家一趟，帶些糧米來家，爹娘都着實抬舉，從沒挨打受罵，所以聽說叫自己出去，心裏倒是一滿願意，巴不得離開家待幾天，也就順口答應了。第二天早上，他娘和了些蕎麥麵，包幾個包子給他吃了，他爹領着他，就到東頭萬緣堂來了。

一進大門，先到耳房裏，他爹指着床上一個小繡盤在頭上，滿臉皺紋，卻沒有鬍子的老頭說：『這是老毛叔，以後你多聽他說，還有大把頭沒在家，回來時，請老毛叔說說，以後出家在，要處處小心，沒事別再回家，也別到處貪耍……』等等一切，叮嚀了一番，吃袋煙，就回去了。小牛在床沿上坐了一陣，覺着屋裏很黑，有一股旱煙的臭氣怪頂人的，正要出去玩玩，老毛叔坐起來，咳嗽了兩聲，就問長問短的他啦了起來。

小牛剛到一個生地方，覺着從來沒有這麼悶氣，被老毛叔問三問四鬧的着實有點不大耐煩，忍不住說：『看這大門怪好，裏邊這房子這樣臭烘烘的，就是俺家裏，也不過這樣罷了。』口裏這樣說着，心裏又不禁想起了整天一塊的那隻兩角抱頭的大黑牛，肚皮貼地的大豬，又想到那豬怎樣胖的跑都跑不動，怎樣被小二混子一石頭打的摔倒了，他又怎樣和小二混子打架，奇怪的是一向小二混子是受他欺的，這天却能把自已打敗了，到底想不透小二混子是那裏來的一股橫勁……

這樣越想越遠，正想之間，猛然看見老毛叔把臉一沉，慢吞吞的說：『你小孩子家，初到外面，可不能再和在家裏一樣隨便，你知道這剷眼堂的規矩嗎？』

小牛問道：『甚麼叫剷眼堂？』老毛叔說：『剷眼堂可厲害啦，你就沒聽見外邊常說：「剷眼堂，剷眼珠，板子厚，棍子粗，誰不服，按倒就擄。」你說厲害不厲害？』小牛一聽，打了一個寒噤道：『還真能這樣嗎？』老毛叔說：『哼！不光這樣，人家說：「要進剷眼堂，先辦事三椿，嘴上帶嚼子，累死別開腔，膏藥找幾貼，打破好貼傷，一領破蘆蓆，死了不用裝。」』小牛聽了，更加奇怪，又說：『難道還能打死人嗎？』老毛叔說：『你沒聽說嗎？』剷眼堂，新大門，張大口，吃窮人。』小牛聽了這些話，一聲不響，將信將疑，老毛叔只當他是當真害怕了，這才又轉過來安慰他說：『反正在這裏不能使性子，就得眼利乖滑一點，咱們是爲的飯碗，人家是爲的洋錢，你就學我這樣，人臉前少說話，背地後多抽煙，怎麼還混不過一輩子去！』

說到這裏，老毛叔又裝上一袋煙，似乎有些感慨的說：『我也是從打十四歲扎活，那早先時候，可跟現在不一樣啦。』老毛叔把煙袋向窗外一指，又說：『那時候這邊萬緣堂還沒立起堂號來，當初只有老大門裏，就這莊頭一戶，我在老善人手下，扎了十年活，人家那老善人真是老實忠厚，那時我也像你這麼高。咳，現在那裏去找那樣的準家，一進門就答應給我做衣裳，做床

被，言明每年五吊錢——那時候糧食三百多錢一斗啊——老善人那時候還要給我說媳婦呢！可是我幹了十幾年，這些事一樣沒等的辦，老善人就不在了，他家裏大老爺是個斜眼子，眼斜心斜，甚麼事都不認賬了。又待了沒有一年，斜眼子大老爺也抽大煙抽死了，剩下個老媽媽帶着三個小孩，一個是傻子，連話也不會說，一個上了洋學堂，整天價光知道在外面花錢，年年不着家，只有老二也唸過書，平日還看清怪老實，不想上年說是上了八路去抗戰，不知怎麼地打仗死了，這樣三弄兩弄，老大門就敗了，地也賣了，房子也賣了，這邊萬緣堂才發起來的。地也是買的老大門裏的，宅子也是準的老大門裏的。那時我一看老大門裏沒盼頭了，我才辭了工，白幹了十幾年，空着兩隻手，又到這邊來扎活。到這裏又是十多年了，人家說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我到現在嘴上也還是沒毛，臉上可全是摺了。咳，你看，這一輩子不是也怪好熬嗎？一轉眼就過去了。……』老毛叔嘮嘮叨叨講起來，好像已經不是在講給小牛聽了，小牛聽着他像個老媽媽一樣沒頭到底的，也漸漸有點瞌睡。老毛叔說出這『一轉眼』三個字來，就抽了一口煙，似乎在顛弄這一轉眼三個字的斤兩，——三十多年了，這『一轉眼』的事可真講不完啊。老毛叔又像想起什麼事來的樣子，接着說：『剛進剋眼堂時，那時候我三十多歲，年輕氣盛的時候，說推就推，說抬就抬，這裏的大犍牛（全莊裏找不出二號來）一角頂在我這胳膊上，我生了氣一捶就把牠的角

打了下來，這裏二爺生了氣，用鞭子把我胸膛上抽了這麼一道……』

小牛正在要瞌睡的時候，猛聽得說的好像是什麼牛的故事，無意中却聽進了他的耳朵，不覺的睜起眼來一看，只見老毛叔正在擰着袖子，比劃着自己臂上和胸前怪難看的兩條傷疤，小牛詫異的問道：『可是牛犢了你，怎麼他還要打你呢？』

『吃人家飯，聽人家喚，你挨打還不是白挨，就那樣，第二天我還是照常幹活。』老毛叔像是驕傲着自己第二天還是照常幹活的那種精神似的，用一種教訓的口吻對小牛說：『你記住，只有你自己小心，才吃不了虧，我從遭了幾回那個，就摸上準家的脾氣了，也知道扎活的難處了。直到現在，在這裏扎活的沒有出兩年的，不是自己幹不了走了，就是挨了擰，像大把頭那樣，也才幹了兩年多，我就在這裏十幾年了……』說到這裏，老毛叔吐了口氣，他能在這裏十幾年，這是多麼不容易，可是小牛却沒在意，反而沒頭沒腦的問道：『那麼你爲什麼不另換個主呢？』老毛叔又吐了一口氣說：『你真——另換個主容易嗎，你像這裏那個李福祥，一年換一個主，雇不上就打短工，人家是有本事能幹啊，像咱這樣老頭子，要不是十幾年安下這條根子，現在再找主誰還捨的要？』『那麼你再老了怎麼辦？』『再老了也還是在這裏。』老毛叔覺得自己沒有教訓住這個小孩子，反有點被這個小孩子窘住了，就回頭把煙袋往床沿上狠狠的磕了兩下子，又用口

吹了吹，然後倒過頭來洒了幾下，慢悠悠的說：『窮靠富，富靠天，禽鳥靠樹虎靠山，人生一世，沒個依靠還得了嗎？』

說完話，老毛叔又裝起煙來。這時候外面進來一人，黃臉皮，三十年紀，有一點麻子，說話濁聲濁氣的，一進門就問：『老毛子沒挑上水？』看樣子就是所說的大把頭。老毛叔連忙答應說：『這不是又來了個小夥計，趕忙叫他去挑上兩担。』小牛一聽，不覺就撲的跳下床來。又看後面還有一人，二十多歲，大厚嘴唇，眼睛像腫着一樣，兩膀似有千斤之力。小牛一看此人，很覺面善，正想不起在那裏見過，那大把頭又問道：『他就是李老大送來的嗎？叫什麼？』老毛叔代答道：『他叫小牛。』又對小牛說：『小牛，快去挑兩担水。』小牛出得門來，後面那厚嘴唇的小夥子却用腰帶抽了他脊樑一下，笑着說：『小牛這回該上籠頭了。』小牛走出門口，這才猛的想起來，原來這人也是姓李，叫李福祥，去年割麥子在他家扎過一回短工，因為吃飯太多，他爹要扣他的工錢，還吵了一陣嘴，小牛知道此人幹活很猛，性情爽直，想不到又在此處遇見。

挑完水，已是上燈時分，院子裏擺下矮桌，老王媽子端出飯來，大夥圍桌蹲下。屋裏咳嗽了一聲，出來一個人，滿臉橫肉，月牙嘴，腮上兩條溝紋像倒掛金鈎一樣，把個嘴左右勾住，吊在那秤錘鼻子上，眼睛眯成一條縫，滿臉油光，一通大肚子，各人一見此人，連忙站起招呼，這人

就是老毛叔剛才說的吳二爺，只見他一步三搖，未言先笑，嘻嘻哈哈的說：『你們累了，多吃點飯，好歇着。』老毛叔指着小牛說：『這就是李老大孩子，今天才來。』吳二爺噙了兩聲，好像沒看見一樣，就一擺一擺出門去了。小牛心裏想笑，又不敢笑，看這位二爺，也並不像怎麼厲害，他那臉上還像有股甜蜜蜜的勁兒，叫人心裏也怪舒貼的，大家送出去二爺，才又蹲下來吃飯。

小牛心裏正想着二爺的模樣，猛不防喝的飯裏撲的碰了一塊砂子，震的一陣酸麻。那邊李福祥大概也吃了一塊，哼了一聲，把筷子一摔，罵道：『貧娘的，這麼大的石頭，也沒把鍋砸漏了！』老毛叔却在桌邊上一口一口小心的細嚼，一邊苦笑着說：『虧的咱沒有牙，咱咯不着。』大把頭一聽，叭的放下盃，站起來大聲說：『老王嫂子這飯怎麼作的？還能吃嗎！』老王媽蓬蓬着頭髮，扎撒着兩隻手，從飯屋裏跑出來說：『俺不知道，作飯時俺淘的乾淨淨的。』這時堂屋裏忽然像一陣風似的門簾向外一翻，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露出頭來，怪聲怪氣的說：『那個風啊！你不好好蓋着，我說怕颳進砂子去你都不信，好歹吃完這頓，以後你可要留心啊！』大家都敲着腮幫子不作聲了。

過了一陣，李福祥吃完了飯，端着碗水，站起來，把眼皮一翻，像是故意似的提高了嗓子大

聲說：『哼，聽說八路上來了人，咱這莊裏要來四個，我看這就快了。』小牛在家裏也聽說八路軍長短，却到底沒見過八路軍是什麼樣，正想打聽打聽這件事，一聽李福祥說八路要來，連忙插上嘴說：『八路來幹什麼？』李福祥說：『幹什麼？還不是滅東滅西！』大把頭說：『咱莊已經捐過了，前天不是送去兩萬嗎？這回不能再來了。』李福祥說：『這回不是捐東西的，聽說是組織什麼吃工會呢！』正說到這裏，聽見外面一聲咳嗽，二爺搖搖擺擺又回來了，大家就不說話了。正是：『平空一句話，入耳就生根。』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萬緣堂同志訪賢
村公所臭于耍鬼

書接上回，李福祥報告了八路信息，過了二十多天，五位同志果然來到這村裏。爲頭的一位，姓馬名明，過去曾在抗戰劇團當過隊長，現在因爲要實行減租增資，調來此地開闢工作。他這一組共來了五個同志，其餘四個，也都是劇團裏的，一個叫柳流，一個叫白楊，一個叫劉大維，還有一個女同志叫吳光，他們過去都在一塊工作，初到鄉村裏來，自然不免還帶一些少爺小姐的風味，樣樣事都看不慣，但因爲這次上級動員堅決，所以他們也帶了滿腔的熱情，決心創造一番成績。

來到村裏，就在西頭老大門裏找了一所空閑的客廳住下，住下就進行調查。

這莊叫作蓮花汪，因爲村裏姓于的最多，又是首戶，于魚同音，大概是取其吉利的意思，而得的名。這莊還沒有正式村長，只有一個老聾子，五十多歲，算是個辦公的人，也沒有個辦公的地點。馬同志把老聾子找來問了半天，老聾子把手放在耳朵上，恨不得把耳朵扯出來，却好像連

一個字也沒有聽懂，只是楞楞的說：『同志，要吃麵有麵，你要用甚麼，就開條子問賬先生要，你在這裏真怪好，怪好……』傻笑了一陣，馬同志看無辦法，又去找了賬先生，賬先生說：『我才幫辦點事，就因我識幾個字，有什麼公事，他們找我寫寫，村裏頭的事，我實情不摸。』

幾個同志悶了一陣，馬同志又想不如去找房東談談，出了客廳，轉進二門，只見幾根木棒，橫七豎八的丟着，幾個破花盆，東倒西歪的放着，幾棵枯枝子，也看不出是什麼花來，馬同志進了三門，裏面更是淒涼，房子雖然高大，却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似的，甬路上滿是荒草，也好像從沒有人走過的樣子。馬同志站在門口，喊了一聲：『大娘！』裏面靜悄悄的，又喊了一聲，才從南邊小屋裏鑽出來一個女人，四十來年紀，頭髮胡亂挽個小髻，臉上塗滿黑煙子，馬同志連忙迎上去問道：『大娘貴姓，你就是這裏的房東吧？』那大娘細聲細氣的說：『不是，俺是在這裏雇活的，俺姓劉，這家掌櫃的都不在家。』馬同志又問：『這家姓什麼，多少人口，都到那裏去了？』劉媽搖搖手說：『人家姓子，老掌櫃的前年死了，只剩下老太太帶着一個老姑娘三個少爺，大老爺出門上學去了，二少爺跟你八路抗戰，才不幾天說是打仗死了，三少爺在家裏，又少個心眼，家裏再也沒有人了。』馬同志說：『你這家不是這莊的財主嗎？怎麼家裏這麼破落？』劉媽向外瞧了一眼，壓低了嗓子說：『現在不行了，家裏沒個正當家的，現在那地都上人家東頭